

论古典文学中杏花的审美意象

丁小兵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杏花, 是花之一种。在百花之中, 它虽没有牡丹的富贵, 梅花的清高, 菊花的幽雅, 但也还是别有一番风味。它有着姣容嬗变的色彩, 有着沁人心脾的清香, 有着生动活泼的姿态。同时由于时代的发展, 历史的积淀, 它更被人们赋予了特定的寓意。而本文则将从色、香、姿、韵四个方面来具体论述杏花的审美意象。

关键词:杏花; 色彩; 清香; 姿态; 神韵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花是自然界最美丽的产物。”^[1]中国则是一个花的国度, 名花异草, 可谓比比皆是, 是花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美丽, 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迷人的色彩。人们喜爱花的千姿百态、五彩缤纷, 也爱它的冰肌玉骨、幽雅脱俗, 也正是如此, 花卉几千年来更与文学有着不解的血缘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里便有许多赞花咏花的作品。

一般来说, 人们在赞美花的时候已不仅仅是对花作简单的描写, 而是加入了一定程度的人类的情感。在文人笔下, 各种类型的花都完成了它的蜕变, 它们已不仅仅是作为花而存在, 更是美好人格的象征, 是坚贞气节的表现, “人格寄托于花格, 花格依附于人格。”^[2]但是长久以来人们吟咏关注的多是梅、兰、松、竹这些被赋予了高雅意趣的文学意象, 而对于一些本身寓意不高的文学意象则缺乏关注, 杏花便是。

杏花作为一种花卉, 早已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之中。早在西周时代, 据有关文献记载, 我国的劳动人民就已经在园囿之中培育草木了。而中国最早的一部历法书《夏小正》中也说: “正月, 梅、杏、桃始华。”这里说的是梅、杏、桃三者的开花顺序, 但已表明了杏花的存在。同时在稍后出现的《诗经》、《楚辞》里虽然没有明确的出现有关杏花的记载, 但从“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周南·桃夭》)、“摽有梅, 其实七兮”(《召南·摽有梅》)、“何彼穠矣? 华如桃李”(《召南·何彼穠矣》)这些诗句中我们也可以肯定杏

的存在。要知道, 以上讲到了梅、桃、李的繁荣盛开, 而杏和它们同属于蔷薇科李属的落叶乔木, 在外貌上也有几分相像, 所以比较得知杏花的存在也当是不容置疑的。

以上简单的论述已经证实了杏花在我国是早就存在的, 存在就必然带来人们对它的描述、吟咏。可是它作为一种普遍栽培的花卉, 本身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 因而对它的关注便不是很多, 直到南北朝时候咏杏的文学作品都还很少, 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庾信的那首《杏花》: “春色方盈野, 枝枝绽翠英。依稀映红坞, 烂漫开山城。好折待宾客, 金盘衬红琼。”庾信以华美的词藻, 浓艳的色彩, 为我们描绘了春日原野上杏花怒放的绮丽风光, 让人神往。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经济的繁荣, 花卉的观赏价值日益成为它的主要价值, 杏花也不例外。到了唐宋时, 吟咏杏花的文学作品便大量出现, 到了金代更以元好问为代表, 他一个人的咏杏之作便有 31 首。这其中杏花虽然比不上梅花、荷花这类具有高雅意趣的花的作品数量, 但相较于杏花在前代的待遇, 也算是往前进了一大步, 具有特别的意义。可是在这类作品中, 还是缺少对杏花这一意象进行审美上的分析, 而本文论述的重点就在于从整体上把握杏花的美。

任何一种花卉, 它都包括两个方面的美。第一个方面是它的形象美, 人们在欣赏一种花卉的时候,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它的色彩、姿态, 这是一种自然

* 收稿日期: 2004-11-20

作者简介: 丁小兵(1980-), 女,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美、客观美,它是花卉本身就具有的,是先天性的。**第二个方面是它的神韵美**,这是一种主观美、象征美,是后天人们所赋予的。对于花卉来说,这两个方面的美都很重要。现在我们便可以具体到杏花,杏花作为春季的一种花卉,仲春二月是杏花开放时节,**二月也有杏月之称**,杏花在形象上给人的感觉其实就很美。它树大花多,非常浓密,尤其是在花开的时候,繁花似锦,非常亮丽,色白中微带红,这种淡红色给人的视觉效果很好。每当春风袭来,还散发出缕缕清香,沁人心脾。这便是杏花的自然美,不要多说,已经使人为之着迷。**再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透过杏花的自然美去探索它内在的神韵美,便会发现它的寓意从最初的惹人喜爱到最终的被定性为“艳客”、“风流树”等,这其中也有一个过程。**

首先,杏花的色彩美。那是一种不张扬、不做作的美,顺应自然,随其本性。大家知道,色彩是花卉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欣赏一种花卉的时候,最先注意到的便是它的颜色如何,颜色给人的感觉是最直接、最强烈的。同样杏花也是如此,红的似火,白的似雪,粉的似霞,但这又都不是完整的杏花。因为杏花因其生长周期的不同,它呈现出来的颜色也是不同的。**杏花是一种属于早春的花卉,它在含苞初绽时花色是纯红的**,”惆怅仙翁何处去,满庭红杏碧桃开。”(唐·高骈)“田家繁杏压枝红,远胜桃夭与李秾”。(宋·司马光)便可窥见一斑。慢慢等到它绽开了花苞、争先怒放时则是薄粉轻红,宋朝林逋就曾写道:“蓓蕾枝头雪点干,粉红腮颊露春寒。”这里运用了拟人化的手法,把杏花写成粉红腮颊的美人,刻画出了杏花的娇羞妩媚,很形象生动。还有“不学梅欺雪,轻红照碧池”(唐·郑谷),运用了对比、拟人的修辞手法,为我们展现出了一幅春意融融的画面,可以想见,在阳光明媚的早春时节,杏花陆陆续续地盛开了,绽出了它们粉红色的花蕾,这些薄粉轻红的花蕾斜簇在树枝上,展现着它们迷人的身姿,倒映在花下的池水碧波中,仿佛少女在梳妆打扮,清新,自然,一股青春的气息荡漾其中。不过花开有时,花落也有期,这是自然界的规律,再色彩鲜艳的杏花,也终究是要凋落的,所以杏花待到花落时,便变成了白色。“双成洒道迎王母,十里蒙蒙绛雪飞”(宋·王禹偁),那如雪如云的杏花,飘飘洒洒地落下,景色甚是壮观。而“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宋·苏轼)也是在写杏花的凋落,它是凋落了,但在凋落的时候也还是美丽的,它以最美的姿态呈现在世人的面前,洁白的身姿,使人无法忘怀。以上欣赏到了

杏花春色满园的美丽,同时也更惊叹于它的姹容三变的神奇,真可谓红红白白一树春。

其次,杏花的香味美。对于一种花卉来说,色香往往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有色无香或者有香无色都不能称之为好,因为人们在欣赏花卉的色彩美的同时,随之而来的便可感受到花所散发出来的味道,即花的香气。这种香气往往能够刺激人的嗅觉,带来一种嗅觉美。而对于杏花来说,它的香气不是那么的浓郁,也不是那么的勾人心魄,它不若桂花的甜香,也不若茉莉的馨香,同时更没有兰花的幽香,它有的只是一股淡淡的清香,无论开时还是落时,也不论风中还是雨中,这种清香都是丝丝缕缕、挥之不去的。“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说的就是月下花中饮酒,那如雪的杏花落了,但散发出来的缕缕清香还萦绕在人们的耳间鼻际,此情此景,甚是美哉。“清香和宿雨,佳色出晴烟。”(唐·钱起)描绘的则是雨中杏花的那股清香,伴着丝丝的春雨,杏花在春雨中沐浴,更加的妖娆、清新。“东风到晚殊不定,今夜清香属阿谁。”(宋·徐积)则不仅写到了杏花的那种清香,更表达了杏花的一种幽怨的情怀,更具人性化、人情味,它似乎在诉说着我纵然有着如此的花香,但是它又是为谁而散呢! 又会有谁能欣赏呢!

再次,杏花的姿态美。这是对于杏花的一种整体上的感觉。我们知道,花朵开放得鲜艳夺目、香气浓郁,固然会引起人们的赞美,获得人们的喜爱。但是自然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一种花卉都不可能长开不败的,它都是会凋零的。不过那种具有美好姿态的花卉的美确是会深深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之中的,那是一种持久的美,固定的美,是与季节的更替无关,是与时代的变迁无关,所以清人松年在他的《颐园论画》中才会说:“花以形势为第一,得其形势,自然生动活泼。”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姿态美也是花卉审美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杏花的姿态美包括花、枝、叶、实几个部分。总体上看,杏树花多,枝是青色的,叶子和梅叶差不多,颜色微红,圆而有尖,花在二月的时候开放,并且在开放的过程中呈现三种颜色,这些都颇引人注目。不妨来看这首王涯的《杏花》:

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满园深浅色,照在碧池中。

这首诗写得生动活泼,无论是在景色的描写还是意境的刻画上都有它的独特之处。寥寥二十字,为我们描绘了杏花从含苞到盛开的过程,展现了一幅丹杏争奇斗艳图。着一“新”字,则春意全出,而这一句也更突出了花的形象,使人联想到这花是春风

吹开的,本来江边杏花还没有盛开,但是一夜之风便刮开了这“万紫千红”,倍觉主动。而开头的“万树”二字也是经意之笔,不是随意下的。正验证了明代园艺家王世懋在其《学圃杂疏》中所说的“杏花无奇,多种成林则佳”这句话,只有“万树”才能尽其美,也才能形成热闹的气氛。杏花纷纷地开放了,在这春意盎然的日子展现着它们迷人的身姿和美好的神韵。还有很多这样的诗句描写杏花的姿态美,如“红芳紫萼怯春寒,蓓蕾粘枝密作团”,(宋·王禹偁)是初开时杏花的姿态,“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宋·王安石)是盛开时杏花的姿态,“双浆碧云苔浦合,一帘红雨杏花飞。”(宋·华岳)是雨中杏花的姿态,“一树杏花春寂寞,恶风吹折五更心。”(金·元好问)是风中杏花的姿态,“树头降雪飞还白,花外青天映倍红。”(元·吴师道)是凋零时杏花的姿态。可以看出,杏花真是千姿百态,娇羞的,妩媚的,生动的,清新的,每一种姿态都有其自己的特色,鲜明,传神。

最后,杏花的神韵美。以上三种美都是属于杏花自然属性的美,而神韵美并不是花卉本身所具有的。“古人认为,花品是有高下之别的,是由天地所赋不可轻视的。”^[2]但是,人们都知道花的本身并没有什么等级之分,它们都是大自然的产物,可是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在潜意识的深处并不把花卉当作外在的自然物看待,而是视同与自己一般无二的有生命的活物,“在长期的审美积淀下,中国文学中的花卉意象已经与中国文人的品格修养建立了‘异质同构’的关系。”^[3]因此便每每赋予不同的花卉以不同的寓意,所以便产生了神韵美。具体说这种神韵美是建立在自然美的基础之上,经过移情、联想等等表现手法,将花卉情感化、性格化,形成花卉的自然意态美,因此主观美、象征美也就产生了。可以说“风韵美是花卉各种自然属性美的凝聚和升华,它体现了花卉的风格、神态和气质,比起花卉纯自然的美,更具美学意义。”^[4]而赏花者也只有欣赏到了花卉的这种神韵美,才算是真正感受到了花卉之美。可以说,长久以来不同的花卉所赋予的象征意义也是不一样的,有褒有贬,有抑有扬,比如:牡丹国色,莲花君子;兰为王者之香,菊乃隐逸之士。等等。在它们身上都蕴含着人类很高的精神寄托。但是杏花呢?人们对它却另有看法。它是春天开放的,有着阳光的普照,有着春雨的滋润,便形成了它的清新、鲜嫩、自然、美丽的风致。“肌细分红脉,香浓破紫苞。无因留得玩,争忍折来抛。”(唐·司空图)“春雨竞相妒,

杏花应最娇。红轻欲愁杀,粉薄似啼消。”(唐·吴融)这里都把杏花描写得人性化,她如同少女般拥有精致的脸庞,柔滑的皮肤,再加上她那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活脱脱的青春鲜嫩美少女形象。这种形象的杏花韵味便是清新自然的,能够给人以情感上的愉悦和发自内心的喜爱。但这只是杏花神韵美的一个方面,这一方面在唐时较得诗人的关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宋元时随着伦理道德意识的普遍高涨,便出现了杏花神韵美的另一个方面,便是诗人在描写杏花韵味的时候,更多的着重于它的那种妖娆多姿、娇艳无比的姿态。宋人姚宽在其《西溪丛话》一书中说:“昔张敏叔有《十客图》,忘其名。予长兄伯声尝得三十客:牡丹为贵客,梅为清客,兰为幽客,桃为天客,杏为艳客,莲为溪客……。”同样,后来元人程荣在其《三柳轩杂识》一书中也是视“杏为艳客”,可见杏花给人们的感觉是妖艳的。人们对杏花的这种认识当与杏花开时浓艳,花色多变,又极易凋零的生物属性有关。因此在杏花身上很难寄托诗人的理想,塑造比德的象征意义,相反而言,杏花的这种生物属性却与青楼、娼妓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不妨比较一下即可看出,杏花的开放时间是不长的,而妓女因为她们以色事人的职业原因注定了她们也往往是红颜薄命,不会长久的,等年老色衰便很是悲惨。同时杏花又是美丽的,同样那种风月场所的女子的容貌也都是很出众的,以色事人,这一“色”字对她们而言即是生存之本。可是美丽归美丽,她们卖笑事人的职业特征和中国传统道德的规范便注定了妓女必然的悲剧,她们即使是风情万种,妖娆多姿,但其行为是羞耻的,是为社会所不容的,自然她们便是被人们所轻视的。如此,杏花的生物属性暗合了娼妓的这些特征,最终形成了一种定势,使得杏花的美丽形象已经发生了意义转换,李渔就曾说过:“种杏不实者,以处子常系之裙系树上,便结子累累。予初不信,而试之果然。是树性其淫者,莫过于杏,予尝名为‘风流树’。”^[5]从中便可见李渔对于杏的态度也是不屑的。所以人们后来在谈及杏花的时候也都是不屑的,视它为一种薄性之花,这也是时代、意识等多方面不断发展的结果。比如:“活色生香第一流,手中移得近青楼。谁知艳性终相负,乱向春风笑不休。”(唐·薛能)可以看出杏花有着美丽的颜色,有着怡人的芬芳,但是它偏偏要在青楼边生长,所以便注定了它的没有感情,见一个爱一个的品性,始终是要有负于人的,看它那“乱向春风笑不休”的神态就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还有“贞洁要经风雪苦,妖容耻

与桃杏偕”，(元·胡只遄)“青帘红杏总轻薄”(元·袁桷)，等等，这些都是说杏花的品性夭、俗、艳，世人不耻与之同流。还有通过与之同类的梅的比较中也可看出人们对杏的态度，如“更道北人初不识，杏花应不敢承当”，(宋·张侃)“一种暗香凝夜月，十分娇韵醉红霞。邻墙艳杏诚非伍，须信南人语未差”，(元·叶颙)等等。我们知道梅是被历来士大夫看作高洁人格的象征，通过梅花之口说出了它们也不愿与杏为伍，抑杏扬梅的态度很明显，可见人们对杏是不喜欢、痛恶的。不过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无论如何，除去道德的枷锁和人们思维的定势，客观地讲，杏花还是相当美丽的。它的到来同时也向人们预示了春天的到来，它是报春的使者。而且在古代，杏花开放的时候也正逢赶考进士之时，因此诗人也爱把杏花称作“及第花”，“女郎折得殷勤看，道是春风及第花。”(唐·郑谷)说的便是这个意思，杏花寄托了诗人美好的愿望，那就是希望这年的科举能够高中。所以说，作为杏花第二个方面的神韵美也还是独具特征的，或是清新鲜嫩如少女，或是风情万种如娼妇，也或是人们一种美好愿望的象征。

以上也仅是大致从主客观两方面论述了杏花的

美，包括自然美和神韵美，为我们展示了杏花的多彩多姿以及它被人们所赋予的特定含义，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杏花的审美形象。概言之杏花为春天盛开的花，有着姣容三变的色彩，有着沁人心脾的清香，有着风情万种的姿态，也带给了人们不一样的审美感受。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杏花肯定会出现新的品种(目前只有垂枝杏、斑叶杏、山杏三个变种)，也肯定会给人们带来新的审美感受，而这一切都有待于各行各业的人们对杏花这一意象的进一步关注，有待于从整体上对之进行系统地研究，从而最终全面的、深刻的、具体的揭示杏花审美形象的特殊性。

参考文献：

- [1] 达尔文·物种起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2] 何小颜·花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3] 俞香顺·中国荷文化研究[J]·南京师范大学学位论文打印稿，2002.
- [4] 周武忠·中国花卉文化[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 [5] 李渔·闲情偶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On the Aesthetic Image of Apricot Blossom in Classical Literature

DING Xiao-bing

(Literature Institut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China)

Abstract: As a common member of the flower family, though apricot blossom can not represent the riches and honours as peony does; can not represent the chastity as plum blossom does and can not represent the ethereality as chrysanthemum does, it has its own unique taste. It has charming color, refreshing faint scent and vivid and vigorous gesture. Meanwhi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imes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istory, apricot blossom has been endowed with many specific meanings. This paper will concretely discourse on the aesthetic image of apricot blossom from four aspects: color, fragrance, gesture and lingering charm.

Key words: apricot blossom; colour; fragrance; gesture; lingering charm